





東坡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三十五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  
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  
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  
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  
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  
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  
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魍魎而號狐狸昔其



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  
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  
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  
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溷濁紮身而逝  
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  
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  
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  
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  
勸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魏國韓令公文一首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  
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  
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周  
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  
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兩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  
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  
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  
山陵天下悸恟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  
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  
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血鳴



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  
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魏魏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  
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于東京  
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  
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  
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  
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  
嚮

祭柳子玉文一首

辭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

蔚奕園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嗟

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

驟執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詬謫居窮

遂招猩狔夜衾不絮朝醜絕韶慨然懷歸投奔纓綬潛

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覿凡世所欲有避

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

塘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

雪窓覩坐清闕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鬣驚

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

蒼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手



後頗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未歸涕如懸雷歌此奠詩  
一樽往侑尚享

祭單君既文一首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稟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于家外  
敏于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于朋友人得其驩博學  
三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  
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悵莫歸怨念我孤甥  
生逢百艱既嬪于君謂未百年云何不弔街痛重泉何  
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厄窮何陋官達何  
辨命也奈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執中即中文一首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上事賢友  
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後事于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  
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駮雛鷓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  
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為泣君樂  
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  
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騫而翔駒亦千里  
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  
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  
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有鍊之剛日贈于



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  
永歸無恨尚饗

祭任鈐轄文一首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更嘗世故練  
達物情佐我治軍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  
橫流郭堞圯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輿疾而歸猶莫敢  
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藿生知其動  
死知其清酌觴告訣與涕俱零尚享

祭歐陽仲純父文一首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

來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  
人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  
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  
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  
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  
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  
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  
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  
國門之東携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  
我以得身遠甌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



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  
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  
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第長老  
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姊妹頗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  
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夫閔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壘  
篋息享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歛不拊棺  
笑不親送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醜惟  
此哀誠一念千里尚饗

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湖  
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  
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  
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  
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  
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  
博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  
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



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  
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  
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  
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  
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  
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一首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  
須蒼然君之未歸不為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  
言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

平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  
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  
然甘中掉臂莫夜我非至念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我  
哀尚享

祭張子野文一首

年月日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子野郎中  
張文之靈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  
余子野歸及強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  
愷悌靡然老成又敏且執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  
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齋坐此而窮鹽米不繼



歎歌自得酒輒語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  
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  
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  
雙人亡琴廢帳空鶴淚醉觴再拜淚溢兩皆尚享

祭陳令舉文一首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  
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  
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  
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  
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

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  
所付為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  
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  
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  
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弃必有驚世而  
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  
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一首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犍為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  
潘丙古耕道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瀘州太守



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珎詩之老成易  
之夫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慙  
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  
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為之  
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尚  
饗

祭堂兄子正文一首

維元豐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耆授  
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  
巾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飭修閭里之師不剛

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  
恩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殺  
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  
賦異嗜冊素相嘗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  
不僭富貴壽考捨兄畀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  
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  
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  
王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  
一樽兄實臨我尚醕勿辭嗚呼哀哉尚享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一首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  
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  
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  
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  
如秋蕢脫口成章繁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  
羞歎筆硯為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  
芬昔執我黍今熟其饋啜滄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  
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  
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麀麋昂然來歸獨立  
無群逸馬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君君沒談  
笑太約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  
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  
安于墳嗚呼哀哉尚享

祭徐君猷文一首

故黃州太守朝請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  
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  
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  
蒲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蠢愚自貽放逐妻孥之  
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卜漿而五餽東  
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與哀於永



訣平生鬚髯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  
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君式文一首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倚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  
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  
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為貧從政于黃急吏  
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  
踈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  
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  
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絮沒身倚歟

夫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得  
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享

祭蔡景繁文一首

嗚呼哀哉子之為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緝以忠信才  
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悃欵傾盡挺然不倚視退  
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  
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為文秀整明潤  
工於造語耻就餘酸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  
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于黃衆所遠擯惟子  
之故不我籍麟孰云此來乃拊其觀萬生擾擾寄此一



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頽然  
頽發齟齬天哀子窮以是餽贖我困于旅愧莫子賤歌  
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一首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  
皆有得公之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執罔羅幽  
荒拮據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  
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  
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  
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

此雖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流  
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枘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  
曰非計而我何為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一首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  
下送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祭然矧如  
夫予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  
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顧携手同歸  
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  
即此路望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



此有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籩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一首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蒼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

爲公亦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間疾所爲師老民疲和戎上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既闢既苗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惟天為雨泣路人垂淚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尚享

祭王宜甫文一首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九月庚戌朔十九日戊辰具位蘇軾謹以酒果之奠昭告于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



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克非不能克知有天命直已而行不克何病三公之手所乏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徃謂趙人子孫其昌時其墓擯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一首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老日之以

賢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徃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魯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驚雲騰入為



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汗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  
絙姦民情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  
有問莫應君聞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為人所鷹抱  
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踈繒妻子脫粟玉食  
友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雖刀相仍有斐君  
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  
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  
袂僅勝一卦永已吾將安憑壽天在天雖聖莫增君趙  
魏老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  
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一首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  
懼目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  
簡肅之肅文公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  
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  
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遠其類病不能見卒以計  
聞自歛及葬覬奠莫親匪愧于今有覩昔人寓詞千里侑  
此一樽尚饗



東坡集卷第三十六

行狀一首

司馬溫公行狀一首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  
 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  
 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  
 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  
 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  
 征東大將軍陽始塋今陝州復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



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  
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  
知鳳翔河中同抗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  
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  
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  
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  
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  
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  
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  
親許之未上丁大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

齊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  
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  
公而奇之及是為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  
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  
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  
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  
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  
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  
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  
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為盡力時



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糶而民疲於遠輸麟州屬  
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  
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  
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  
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  
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  
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  
糶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  
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  
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

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  
自咎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  
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  
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  
不可知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  
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  
尚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  
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  
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  
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比不當賀詔從之後遂



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

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者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



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  
默討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  
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  
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  
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  
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  
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  
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  
上疏而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  
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

何遽而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  
其勳享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  
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太  
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  
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  
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  
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  
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  
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  
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下大義責皇子宜必  
入英宗遂受命交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  
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  
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  
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  
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  
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  
然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

居禁中而瑋毋揚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  
進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  
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旣責降公主亦  
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  
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  
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  
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譁而逐御史中丞  
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



軍人言三司使而法言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  
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  
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  
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  
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常庶人始令妃  
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  
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氏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  
同葬蓋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其贈

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  
震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  
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  
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  
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  
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  
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  
違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爲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有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  
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  
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  
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旣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  
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  
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  
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遷

政爲功則宿衛將師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  
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燕  
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  
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  
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決之  
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  
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  
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  
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  
彊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



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  
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  
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  
為三司吏掌州之錢數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  
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  
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  
予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

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謫詆御  
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  
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  
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王使  
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  
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  
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  
樞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  
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  
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



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何之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彊公受告拜而

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



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召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諂歸陛下是去

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閣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廁役為之英宗出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出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  
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  
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  
之取餒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  
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  
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  
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  
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細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

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  
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  
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  
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  
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  
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  
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  
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  
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  
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



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益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

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不足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大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並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変法則漢幾亡乎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



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  
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  
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  
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  
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  
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  
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  
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曰馬相公而  
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  
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

表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  
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  
王克商曰乃及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  
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  
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  
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  
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  
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  
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



公惠鄉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昔  
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  
者王巡守則誅之主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  
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  
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  
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  
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  
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  
也宰相以道佐人王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  
奚爲着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鄉不能對則詆公曰光

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  
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  
止命徒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  
謠謠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  
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  
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  
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鄉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  
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  
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  
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



斛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  
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  
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  
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  
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  
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  
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  
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  
以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

自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臣常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  
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  
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憤  
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  
辨至六七日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  
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  
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  
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



三徙及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奉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餼

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邊安河中邠三輔駭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昔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之軍興臣坐乏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之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場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



忽得語溢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  
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  
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  
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  
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  
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  
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  
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  
以言爲諱間閭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  
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

詔有謂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  
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  
屬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  
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下取虛譽若此者  
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  
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  
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  
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  
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  
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其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



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  
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  
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  
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  
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  
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詞不許數賜手詔先  
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薨位耶公不敢復辭  
以暈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  
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  
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昌惠卿

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  
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  
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  
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  
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  
及三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  
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  
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  
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



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  
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  
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  
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  
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  
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  
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  
免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  
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三  
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

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  
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  
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  
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  
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  
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  
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  
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  
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  
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



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即級以聞  
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  
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  
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  
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  
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  
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  
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  
文學德行吏事武各等爲十科以求天下貴才命文臣

拜朝以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  
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  
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  
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  
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  
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  
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  
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親民如傷虛已以聽  
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  
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止亦



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  
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賜銀  
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歛命戶部侍郎趙瞻  
次內內待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復縣官其親族  
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  
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  
節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  
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  
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  
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徵言不能出吾書其

不信不事生產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妻  
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  
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  
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  
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  
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  
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  
家置二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  
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



東坡集卷之三十六  
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  
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  
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二  
卷河外詔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  
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  
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  
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  
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  
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

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  
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  
荀悅親爲制表叙賜名資治通鑑詔滿英讀其書賜額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爲人主所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  
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



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軼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東坡集卷第三十六

東坡集卷第三十七

神道碑一首

富鄭公神道碑一首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其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



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  
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  
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  
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  
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  
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  
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  
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  
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弃也  
其有以夫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

薛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  
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動色乃以  
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  
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  
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  
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  
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  
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  
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



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許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命修

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廂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



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  
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  
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  
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  
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  
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  
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拜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  
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

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贖入見宿學士院一女  
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  
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  
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無  
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  
着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  
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  
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  
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  
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  
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  
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  
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  
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  
竊論之有餘年間兵不用大者真宗仁宗之德而  
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  
令諱慶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  
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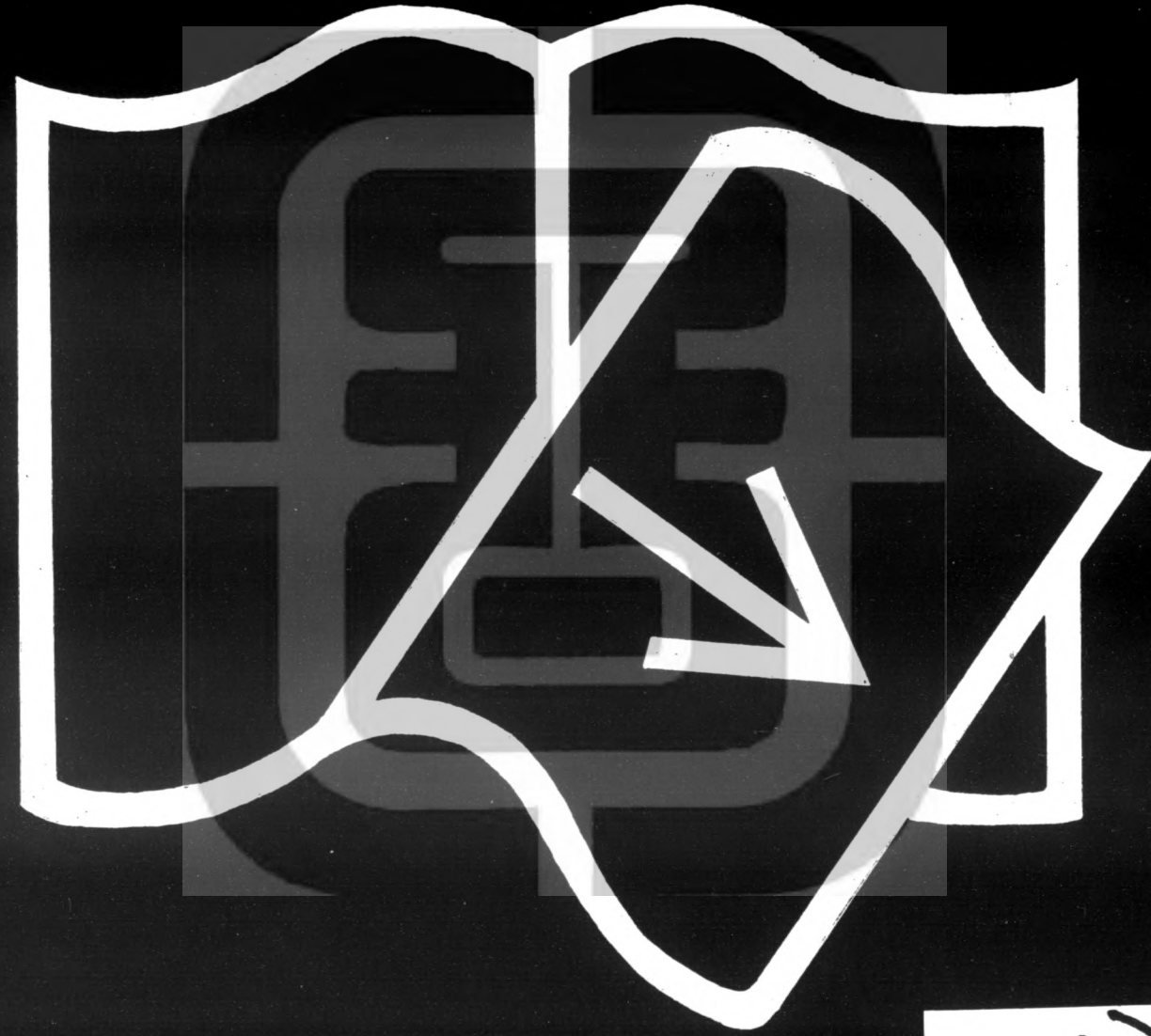
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  
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曼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  
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  
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  
節度判官事丁奉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  
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  
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  
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  
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  
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



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事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別真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言

章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經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周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





原件短缺

P7



既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  
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  
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  
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  
洎往陝西督脩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  
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  
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  
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  
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

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  
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  
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  
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  
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  
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  
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時曼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  
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



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暮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二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

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一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畝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



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爲罔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旣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

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



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  
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  
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具州  
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  
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  
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  
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  
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  
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二恩除禮部  
侍郎從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

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  
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  
彥博並命官制之日士大夫相與交於朝仁宗密覘知  
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  
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  
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  
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  
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闕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為相守格  
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  
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  
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  
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  
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  
闕此比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

自亦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念陛下初即位  
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  
公文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  
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  
日吳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  
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  
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公旣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  
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  
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  
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  
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  
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  
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  
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  
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此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君志

正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  
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  
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  
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  
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  
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  
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  
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  
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



東坡集卷之三十七  
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  
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  
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  
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  
峻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  
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  
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  
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  
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朔日有瘳故緩

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  
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  
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閣門祗候六年  
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  
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  
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  
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  
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  
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  
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



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  
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即直  
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  
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  
不測之虜廷結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  
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  
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  
蕪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乞家居  
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  
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

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手  
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  
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  
裡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  
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  
使錄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眾尤知名者  
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  
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  
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  
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



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  
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  
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  
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  
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  
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  
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  
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盖可謂至矣方契丹求  
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  
堯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

居而向之辭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  
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曆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  
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  
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  
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  
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  
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  
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  
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



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  
以殺為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界  
爾疆惟徃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  
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則  
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  
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答之既服既馴則  
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  
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  
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救民  
公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

流禱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  
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哉  
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軼作頌以配松高

東坡集卷第三十七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神道碑一首

趙清獻公神道碑一首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來告  
手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  
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  
以忠言摩土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  
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  
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  
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  
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  
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  
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  
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愛此則  
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林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  
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  
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  
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  
祖諱相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未

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  
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  
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  
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  
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  
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  
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  
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蓬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  
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瘳  
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



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  
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  
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  
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廉  
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  
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  
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  
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拊而絕之後  
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

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  
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  
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  
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  
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  
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  
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  
酒稅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  
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  
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



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秦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旣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

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轉運使茶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厲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



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踈鑿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自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陝西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後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



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眾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黜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知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

默替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充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



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抗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來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閑暇

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之  
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  
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  
計可也人知公有善音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  
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  
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  
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其獄閱之  
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竊聚境上肆為剽掠  
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  
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



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  
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  
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  
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  
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  
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  
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  
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後之  
且跋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  
不巳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

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  
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後公游天  
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  
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屺復待公游杭始公自杭  
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  
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  
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  
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  
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  
年卒子二人長曰屺終杭州於潛縣令以即屺也今為



尚書考功負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恭骨及貧無以歛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脩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

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亦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為潁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



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東坡集卷第三十八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二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特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耻  
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  
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  
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  
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  
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



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  
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  
上所欲不來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  
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  
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  
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  
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  
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  
奚直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

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  
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  
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  
洛恥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  
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  
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  
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  
莫不歛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  
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  
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



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  
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  
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復人遣使入朝  
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救其邊吏曰  
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  
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  
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  
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  
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

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  
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  
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乎  
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  
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潦石者  
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而况公平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



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



東坡集卷之三十九  
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稱左僕射公首更詔  
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  
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監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  
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  
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  
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  
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  
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

三人植栢皆承奉卽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  
縣凍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  
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  
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  
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  
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  
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  
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



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  
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解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  
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  
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  
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  
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  
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  
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  
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  
為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

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  
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  
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  
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  
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三  
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  
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  
責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  
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惟狡率服為政一



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清廟神考之功  
墓誌四首

范景仁墓誌銘一首

熙寧元豐間七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  
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  
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  
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昌  
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三

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  
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  
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  
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  
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  
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  
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  
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  
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



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  
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  
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日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  
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  
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竒之曰大范恐不壽  
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  
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  
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  
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

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  
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  
爲東監直講用叅知政事工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  
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  
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  
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  
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  
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  
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  
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



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

強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踈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闔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趨之仁宗即位  
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  
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  
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真宗  
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  
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  
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  
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  
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  
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

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恐  
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  
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  
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  
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  
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因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  
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  
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  
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

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此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穢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



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  
學士兼侍讀群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  
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  
敕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  
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  
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  
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  
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  
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  
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

不報適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  
緡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  
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  
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  
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  
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有付光不由  
問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  
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  
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



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  
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  
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  
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  
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  
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  
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  
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  
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  
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既福天

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  
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背年而後還軾得  
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  
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政正議大夫今  
止即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土主而遷僖  
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  
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  
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  
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  
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



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  
我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  
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卽且起  
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  
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  
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  
為著作卽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  
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  
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  
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

獲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  
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鍾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夏  
區黼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即  
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  
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  
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  
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  
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  
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



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

時赤徒步求之兩蜀間三年乃得之曰吾是也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陰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



東坡集卷之三十六  
子百祿亦使虜虜者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  
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  
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  
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  
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  
中帛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  
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  
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  
縣令祖野祖平俱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

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  
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  
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  
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  
諫爭及論諸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  
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  
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  
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  
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  
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東坡集卷之二十九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  
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其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  
忘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  
解矣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  
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  
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

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志  
告來者

亡妻王氏墓誌銘一首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  
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  
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  
于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旣嫁事  
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  
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誦通也其後軾有所忘



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雲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手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求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一首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臯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



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一首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山人年三十始諫蘇氏類  
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  
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  
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有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東坡集第四十

釋教二十三首

勝相院經藏記一首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  
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  
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  
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  
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  
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  
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



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  
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  
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  
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  
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  
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  
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  
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  
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茅如石女

足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  
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  
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  
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  
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  
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  
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  
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  
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



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竟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其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復洗我千劫罪

大悲闍記一首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千與百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所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鼓首肯夢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  
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  
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  
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  
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  
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  
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

壯峙立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  
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  
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  
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  
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  
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  
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



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心法皆具千手目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一首 并叙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太  
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  
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寘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  
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  
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  
移守文登召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  
恭方爲博塔十有三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

而未有以葬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  
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  
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  
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  
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  
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  
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玉阿育願力堅  
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刹莫山川棺槨十龍閱精園



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  
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  
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懽悻柔淑冥愚賢  
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一首

閉目而相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  
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孰能開目而未  
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夫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  
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堂  
滄海水出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太

江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爲江所向我觀大別方丈之  
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擘如長虹問何爲然  
笑而不答寄之盲聾但見庵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  
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法雲寺鍾銘一首并叙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園通禪法師秀住法雲寺  
寺成而未有鍾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  
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  
祐元年四月鐘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爲之銘曰  
有鍾誰爲撞有撞誰撞之三合而後鳴聞所聞爲五闕



一不可得汝則安能聞汝聞竟安在耳視目可聽當知  
所聞者鳴寂寂時鳴大圜空中師獨處高廣座卧土無  
所著入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法法法雖無  
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

邵伯埭鐘銘一首并叙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募千人爲千斤銅鐘蜀人蘇軾  
爲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爲模鑄成無漏鍾以  
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淡軒銘一首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  
何不坐於淡軒之上出淡語以問淡叟則味自味而色  
自形吾然後知淡叟之不淡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  
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石恪畫維摩頌一首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  
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  
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王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  
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  
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



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  
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  
當作是念爲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  
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  
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  
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  
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請  
着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  
應作此觀爲正觀

阿彌陀佛頌一首并叙

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  
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  
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  
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旣從  
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  
中如風中鼓索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  
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  
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一首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就模範嶮然冠五岳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况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送壽聖聰長老偈一首 并叙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

無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爲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闋諸有情不斷一切法入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一首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爲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想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既繁重責亦

彌秘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旣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東坡集卷之四  
玉石偈一首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  
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遣君肝肺涼如水  
執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  
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  
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  
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一首

我聞吳道子初作鄴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  
此畫無寶相筆墨澁合成譬言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入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磨衲贊一首并叙

長老佛印大師了无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  
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  
與子攝其齋衽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岬夷西及  
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  
佛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  
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  
孔綫蹊悉為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及吾佛光明之所  
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



塞一箴孔魯何嶠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  
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  
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  
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  
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閱而贊之曰匣而藏之見  
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  
非兩取牆視之蟻蝨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一首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若於言無揀擇  
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

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言如鸚鵡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一首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  
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一首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了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  
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  
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一首字晏然

海口山顴犀顛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  
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一首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  
又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

慈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  
實

書楞伽經後一首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  
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  
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  
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  
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弃舊學以為  
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  
便得二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



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况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是幾廢而僅存也太于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

旨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城都盡惠光澤園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一首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



子見父厭離之極燖鷄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噉即須吐出與沙俱弃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一首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三人皆與吾先太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

除將入朝表公適卧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矍然肯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

南豐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



